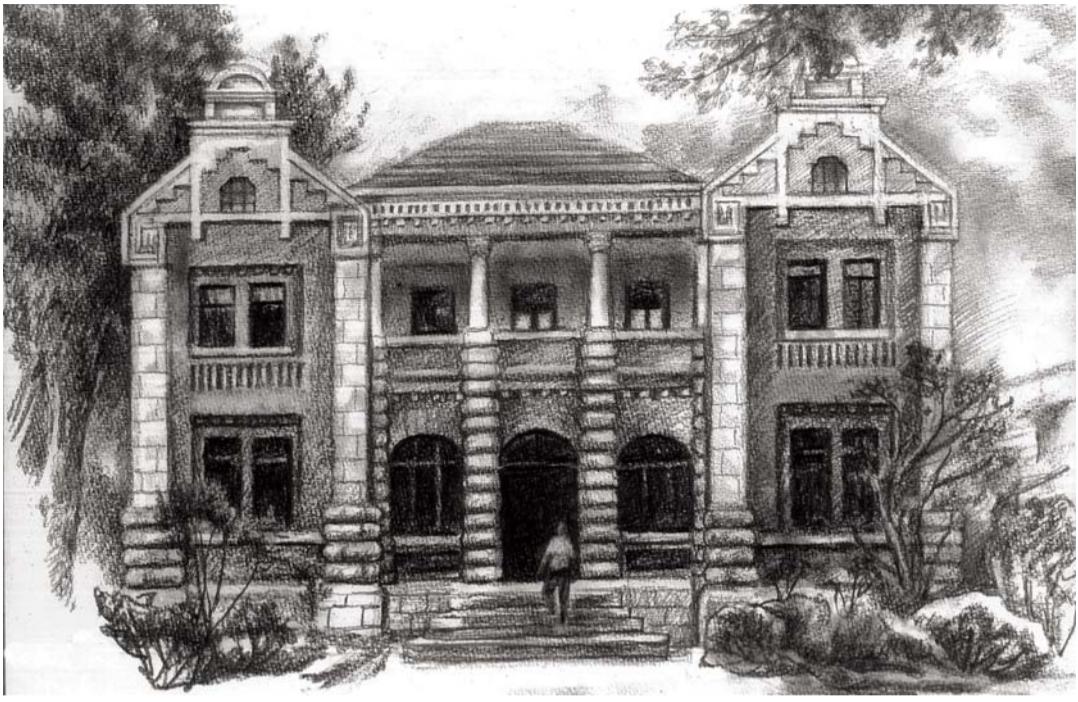


浩气长存天地间

文/画 张国华



公时挺身而出,说“我们系外交人员,不携带武器”;日军置国际公法于不顾,蓄意撕毁国民政府旗帜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,强行搜掠文件。为避免事态扩大,蔡公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,退出公署;并请日领事前来洽商,但均遭拒绝;随后,日军以暴力手段将交涉署人员捆绑;蔡公时据理力争,亦遭强行捆绑;蔡公时激愤之余,用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、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;日军军官恼羞成怒,令士兵举起刺刀,对被捆绑的蔡公时等“或敲击,或刺削”,蔡公时耳、鼻均被割去,血流满面,仍然斥日军兽行,并高呼:“日军决意杀害我们,唯此国耻,何时可雪?野兽们,中国人可杀不可辱!”同人闻言皆放声大哭,痛骂日军;日军更怒,将蔡公时等17人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;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,壮烈殉国。

为了让后人牢记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苦难,缅怀“五三惨案”中的遇难者,2012年济南市文物局对该建筑进行了修缮,将其打造成为蔡公时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。馆内陈列展览以“五三惨案”和蔡公时事迹为主,通过实物、图片文字资料、雕塑、复原陈列等,再现了蔡公时追求革命、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光辉一生。

蔡公时之于济南,是一个凝重的历史符号,被誉为“当代苏武,民族丰碑”和“外交史上第一人”,当之无愧!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,也不能忘却那段耻辱的历史,铭记历史,勿忘国耻!

【忆海拾珠】

鞋底那数不清的针脚

□马兴茂

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七年了。今年是她的百岁冥诞。在慈母辞世的这十几年里,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她,许许多多的往事,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仿佛就在昨天。

我的母亲1913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。她的一生经历了战乱、饥饿、疾病等坎坷艰难,就是这些艰难铸就她坚强而刚毅的性格。

母亲19岁嫁给了比她小两岁的我的父亲。父亲在济南学徒,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全压在母亲的肩上。母亲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,她勤劳朴实,善待子女,勤俭持家,为子女、邻居留下了慈祥仁爱的形象。

母亲生育了我们姊妹九人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母亲睡过几个囫囵觉,她常常是来不及脱衣服,抽空睡一小会儿就起来干活,我们家十一口人的吃、穿都是母亲一个人操劳。三年自然灾害时,粮食供应少,细粮更少。母亲总是把细粮省下来给父亲和小孩子吃。粮食不够吃,母亲用野菜调成馅,用粗粮包成菜团子。我们吃起来总是那么津津有味。那时日子过得那么艰苦,可母亲总能让我们个个吃得饱的,穿得暖暖的。

母亲还非常勤

劳,干起活来很利落。虽然我们家里人多,但是母亲把我们

的衣、食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每当冬天刚

过,天气不很冷的时

候,母亲就把我们穿的棉衣、盖的棉被,统统地拆洗干净,放在柜里,等来年冬天再穿,再盖。在生活上,母亲是个既要强,又勤俭的人,母亲在家忙碌的身影,至今还记忆犹新。母亲不是在灶台前,就是坐在床前为我们缝制衣服。夏天的夜里,母亲坐在院子里,借着灯光搓麻线、纳鞋底。母亲心灵手巧,从不丈量我们的身材,她用眼睛一扫,就知道每个孩子衣服的尺寸。做好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,都那么合体。平常母亲总是把大孩子穿坏的衣服,改成小孩子的衣服,就这样把改好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,就和新的一样。我们心里总觉得美滋滋的。谁家的孩子不盼望过年穿新衣服呢?我们姊妹也不例外。每到过年母亲早起晚睡,为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、一双新鞋,想想母亲是多么的辛苦啊!母亲

还把不能穿的衣服,裁剪、上浆后制成鞋底,密密匝匝的针脚压满了母爱。如今母

亲去世十多年了,家里还有好多双鞋底。虽然外层的白布已经泛黄,麻线的针脚有些刺手,抚摸着它们仿佛在

和母亲对话。那些难忘的记忆,温暖的情愫,潮水般涌向眼前。

母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一生,可那伟大的母爱却深刻地影响着儿女的一生。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母亲像默默吐丝的春蚕,为儿女吐出生命中最后一根透明的丝线,娘像漫漫长夜里燃烧的蜡烛,燃尽自己,照亮儿女的世界。

在柴油机厂的四年,给我留下了步入社会之初的深刻记忆。人世沧桑,往事不堪回首。如今的柴油机厂已被高档商住社区和大润发超市覆盖,往昔的感恩和记忆也变成眼前的一片浮华……

时不能睡觉,整个生物钟颠倒,那滋味太难受了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谁叫你是工人阶级呢?有时一到下半夜,困意袭来,且不管那么多了,关闭车床,悄悄爬上车间顶上的屋里,裹上一件油乎乎的大衣,靠紧暖气包,一会儿便响起鼾声进入梦乡了。

翟武班长既聪明又仗义,天亮交班前,他一定会为我擦干净车床,然后爬上屋顶,将我唤醒,并和蔼可亲地说:“李子,今后睡觉请言语一声,到点我叫你,可别耽误交接班啊。”

在柴油机厂的四年,给我留下了步入社会之初的深刻记忆。人世沧桑,往事不堪回首。如今的柴油机厂已被高档商住社区和大润发超市覆盖,往昔的感恩和记忆也变成眼前的一片浮华……

时不能睡觉,整个生物钟颠倒,那滋味太难受了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谁叫你是工人阶级呢?有时一到下半夜,困意袭来,且不管那么多了,关闭车床,悄悄爬上车间顶上的屋里,裹上一件油乎乎的大衣,靠紧暖气包,一会儿便响起鼾声进入梦乡了。

翟武班长既聪明又仗义,天亮交班前,他一定会为我擦干净车床,然后爬上屋顶,将我唤醒,并和蔼可亲地说:“李子,今后睡觉请言语一声,到点我叫你,可别耽误交接班啊。”

在柴油机厂的四年,给我留下了步入社会之初的深刻记忆。人世沧桑,往事不堪回首。如今的柴油机厂已被高档商住社区和大润发超市覆盖,往昔的感恩和记忆也变成眼前的一片浮华……

再看趵突泉

下泺源堂东山墙跟前,那里又摆起了一溜长条桌,上前一问,是卖冰镇酸梅汤和热豆浆的摊位,还卖泉水凉面。酸梅汤和豆浆也是两块钱一杯,泉水凉面五块钱一碗,长条桌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服务员,桌前零星站着两三个顾客在喝酸梅汤。家属上前也买了两杯,回身递给我一杯,喝了一口,凉凉的、酸酸的,味不佳,便端着大半杯酸梅汤转到泺源堂前来看那三股泉水。

刚才一心思光想着喝大碗茶,全然没有留意三股泉水的状态,这一看不得了,泉源上奋、水涌若轮,三股泉水欢涌奔腾,左突右突,前突后突,就像三个壮实的蒙古小伙子在跳摔跤舞一样,很有韵律。由于今年夏天

雨水丰沛,地下水位不断升高,泉水涌起的最高处足有七八十厘米高,这是我自打记事以来,看到的趵突泉喷涌最高的一次。喷起的泉头,像三堆雪,晶莹而洁白。喷涌的声音轰隆隆的像雷震,低沉而雄浑。正像泉西侧“观澜亭”抱柱楹联上镌刻的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诗句,“三尺不消平地雪,四时长吼半空雷。”更使我想起了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咏趵突泉那脍炙人口的诗句:“泺水发源天下无,平地涌出白玉壶,谷虚久恐元气泄,岁旱不愁东海枯。云雾润蒸华不注,波涛声震大明湖。”

再转到“观澜亭”一侧细看,此时天色已经慢慢黑了下来,发现三股泉的右后方有一个水下景观灯向上照,再看周边廊亭上

有几只射灯向水面照,上下的灯一反光,泉水便变幻出了几种颜色。一种颜色是红色,先是粉红,再变大红,最后变成暗红,像活火山里的熔岩一样,又像夏日黄昏的火烧云。一种颜色是绿色,先是淡绿,继而翠绿,最后变成了深绿,就像老坑翡翠正阳绿的颜色一般,很是好看。

趵突泉的神奇,在于常看常新,不同的季节,不同的天气,泉涌的形态会有不同的变化。趵突泉还可看、可听、可饮。看有型,三股鼎力,像堆雪,如玉壶。听有声,欢腾奔涌,声若雷鸣。饮则甘冽清醇。老舍先生在他的《趵突泉的欣赏》一文中写道:“设若没有这泉,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。”由此可知,趵突泉对于泉城的意义是多么重要。

实录

【历下亭】

□张庆

去年写了一篇《秋天的趵突泉》,去趵突泉公园时喝的那两块钱一碗的茉莉花大碗茶,一年来常常回味无穷。

近几年,心中总有一股莫名的冲动,想再去喝一碗大碗茶。

那天是星期五,下了班,回到家,胡乱吃了口饭,便拽着家属,急匆匆地赶去了趵突泉公园。

到了公园已是下午七点多钟,时值初秋,虽然夕阳已经落山,但天还是很亮。进了公园东门,便直奔位于趵突泉池东南角的卖大碗茶的摊子。不承想卖大碗茶的早已收摊下班,询问一旁的公园工作人员,才知道大碗茶的营业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,心里不免有些失望。工作人员给我指了一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鲁黔

千佛山脚下的柴油机厂,新中国成立前,曾是国民党的兵工厂,其址依山傍水,乃风水之宝地。

1970年夏天,我被分配到该厂五车间干车工。那年不满十六岁。这个厂很大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据说,朱德委员长曾亲临视察过。视察临近结束时,朱总询问当时的厂长:“小温啊,我有一战友,在长征时给我养过马,他在淮海战役负伤后,便不知下落了,经查现在你厂工作,请给我找一下,他叫……”

约半个时辰,一个戴着帽子,穿着工作服的老人,在门口喊了声“报告”,朱总仔细端详着对方,片刻,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,相互拍打着后背。老人热泪盈眶,万分激动地说:“朱总,我想死您了!”朱曰:“你怎么不找我!”老人说:“您操国家的心,

记忆中的柴油机厂

我不敢打扰您啊!”

温厂长目睹此情,已慌得六神无主了。他万想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传达员,却是一位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,竟还与朱委员长是老战友。

温厂长也是个人物,当年的柴油机厂乃万人的国营大企业,隶属石油工业部。文革时期,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偌大个工厂竟然没有停工停产,可以说在当时全国都几乎找不出第二家。

五车间当时有职工五百多人,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厂的规模。想当年,曾任副总理的倪志福同志,从上海来济南视察后说:“华东地区除上海外,该厂的设备及技术是最好的。”

记得有一年夏天,车间上面的自制风扇皮带断了,风扇轮离地面约五米之高,师傅和工友们在灼热的机床前挥汗如雨地照

样生产,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想去把它修理好。我拿着胶皮带,走到墙边朝掌心吐了唾沫,跳起握着暖气管子,两腿悬空,双手交替,以臂力爬了上去。当我身体挺直时,不料背部触在了高压线上,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击飞了我。我本能地空中转体,求生中抓住了管道,顺着而落,万幸啊万幸!然双掌已血肉模糊了……一女性把我扶住,当我回神平息惊恐时,便看到一双秀丽的眼睛里透着关切。哦!是肖丽,一个和我同期进厂的年轻工友……

我们班组有三十多人,班长叫翟武,他属于老三届,此人能歌善舞,且讲话极具煽动性,由于是造反派而被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的。那个年代,学生们的出路只有一条,那就是上山下乡。谁敢说他不优秀!

我特别讨厌上夜班,该睡觉